



## 耍赖的电驴子

安徽合肥 王张应

晚饭后,去小区门外路边散步,遇见费解的一幕。看到的场景里,人物是一男一女。女子站在路边一辆小汽车旁,似乎她刚泊好车,推开车门下来,手上捏着手机拎只袋子。在她脚下往路中间方向一米开外,散落一些物品,借助路灯光亮,看见一只塑料瓶子。瓶里装的不应是矿泉水,好像是食用油。瓶子没摔破,里面液体没外流。

男子歪在地上。位置在女子左前方,五米开外道路中间。他年纪约在五十年外,看上去像民工。陪同男子歪在地上的是一头黑色电驴子,在男子和电驴子旁边还有一些凌乱的杂物,一双旧运动鞋,一些塑料碎片。显然,骑电驴子的男子同电驴子一起摔倒。摔得不轻,男子歪在地上半天爬不起来,鞋与双脚脱离。电驴子虽未解体,局部破损得厉害,后视镜和塑料外壳都不见了。

男子摔倒可能与女子有关。当时,在那块路面上没第三个人。看男子躺在地上半天不起来,女子急慌慌,自言自语要打电话报警。

在女子拨弄电话时,男子挪开压在身上的电驴子,艰难地从地上爬起。看那情形,他的双手和双腿受伤可能性极大。而这些,男子全然不顾,他好像急于离开现场。穿上鞋,男子弯下腰去拉起躺在地上的电驴子。意将倒在地上的电驴子扶起来,让它站稳,坐上去,继续骑行。那头电驴子却不配合主人。男子费了很大劲,将电驴子从地上扶起,电驴子在即将立稳时不愿就势立稳,朝男子左边绕出一道弧线。接着,电驴子重重倒地,同时将主人拽倒在地。男子屁股着地,上半身压住电驴子,估计他腰部受力不轻,被电驴子硬邦邦的侧面重重硌一下。男子不甘心。歪在地上稍稍松口气,便爬起来,再次扶起倒在地上的电驴子。还像前次那样,电驴子被主人扶起,在快要立

稳时,电驴子没顺势立稳,还是朝着男子左边绕出一段弧线。

男子和电驴子一再倒地,惹得站在车边女子连声尖叫。我在马路这边也看得心惊肉跳,高声叫喊,慢一点,慢一点。想过去帮他一把,两个人共同制服一头电驴子总比一个人容易,可还是不敢挪步。不是怕那头电驴子,是不清楚这男子一开始为何与电驴子同时倒地,男子和电驴子倒地与路边站立的女子有何关联。

男子又一次从地上爬起来,他不干别的,还是伸手去扶地上电驴子。可能有了经验,这次扶起电驴子维持站立状态时间长一点,电驴子移动距离比前两次要远一点。但电驴子还是不愿立稳,仍旧往男子左边绕去,随后倒地,照样将男子拽倒在地。几次倒地,几次扶起,男子和电驴子已离开道路中间位置,到了靠近左侧路边。几番折腾,电驴子总算立稳,不再倒地。

故事该到尾声了。对面路边女子还在打电话,看来,她还有事需人来帮助解决。我沿着原来的路径继续散步,离开电驴子耍赖的故事发生地。半个小时后,转一趟回来,电驴子耍赖现场竟未撤除。男子和女子,还有那头耍赖的电驴子都在场。与先前不同的是,男子走到路右边,站在女子近前。在男子和女子旁边,还有一个人,是一个戴大盖帽穿制服的人。三人像在协商什么,隔马路我在这边听不太清。只见女子指点路边汽车。隐约听见两个短语:五百,至少五百。

## 桂花香

安徽肥西 查鸿林

中午,去幼儿园接孙子回家,走到楼栋拐弯处,顺风闻到一阵似有似无淡淡的却又熟稔的清香,人往往对熟悉的东西,思维有时就像电流短路一样接不上,想了大半天才确认是桂花香,八月桂。这个季节正是桂花开放的时候,只是今年有些特殊,持续的干旱少雨、晴热高温,虽是中秋,却少有桂花盛开,有些早桂可能是迫不及待地香着。

桂花确实不同凡响,那么黄米粒大小,怎就把香味拉得那么悠长,引得人们驻足。头脑里就联想起往年的一些事来。公园里、大街上或是小区内,凡是有桂花盛开的地方,不管金桂银桂,总有少数人拿着小塑料袋,踮起脚,攀折那些桂花枝,或用手捋桂花,看到这些举止,我是极为鄙视和反感:你有什么理由要把属于公共资源的花香带回家。有次在公园里散步,我就和一位大妈近距离对视,我眼睛不眨看着她捋桂花,见我不走,她脸上露出不悦,自觉理亏,收起袋子,难为情地离开。

其实,把桂花香带回家的方式有很多。有一年去桂林,同伴们抽出时间给爱人、孩子、朋友,大把大把地买纪念品,我出门一般是不买的,那天在他们的带动下,也出手了。买什么呢,考虑了半天,确定买一些香水吧。售货员给我介绍,有玫瑰香、薰衣草香、茉莉香、百合香和桂花香,众多的香型中,我就想到了那清可绝尘、浓能远溢、堪称一绝的桂花香。记得那装香水的是像钢笔一样形状圆而长的瓶子,二十几块钱一瓶,我一下子就买了十瓶,满心欢喜。回到家,我把它交给了爱人,她拿在手

里反复地看也很高兴,还嘴里念叨谁谁谁一瓶的,派发给闺蜜。她打开一瓶,喷洒一些在房间里,顿时满屋子的桂花香,就像是把桂花树搬进了家。那夜,我们就在桂花树下美美地睡了一觉。第二天走在路上,我都感觉自己身上还在散发桂花香。

如今的桂花多了,金桂、银桂、丹桂、月桂,乡下有,城里也有。早些年,桂花可是稀缺的,乡下人谁家种了一棵桂花树,到了八月份,满村子都是桂花香。循着桂花的香味,大姑娘小媳妇的都来讨要,折一枝别在头上,走到哪香到哪。村里有个八月出生的闺女,名字就叫桂花,生的水灵,两只圆黑发亮的大眼睛忽闪忽闪的,讨人喜欢。村子里的男青年追她的特多,她不贪财不爱富,选中了穷得叮当响的小柱子。桂花认可他的理由是他聪明能干吃得苦、慈眉善目心肠好。果然,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好时代,小柱子进城开了家土菜馆,越开越大,做成了连锁店,日子过得很滋润。小柱子拿出赚的钱,给村里小学翻盖新房子,逢年过节给敬老院的老人送吃的送穿的,乡亲们都夸他俩富了不忘乡邻,传为美谈。

## 百味·诗歌

### 干眼石桥

安徽合肥 王慧萍

九月的鄱阳湖  
被夏日的风  
吹皱了  
一湖的碧蓝  
涟漪漫漫  
有了灿烂  
一亘逶迤的千眼石桥  
让秋天的时光  
开出花朵的芬芳  
装扮岁月千疮百孔  
满面尘霜  
诗行厚重的意义  
是奔向远方的  
千层漪浪  
十四亿人脚步  
迈步的方向

## 百味·自然

### 九月栾树

安徽合肥 程耀恺

曾经见过一篇叫《栾花》的短文,不知所指,略约读过,方知写的是栾树。我既熟悉栾树,当然认得其花,但“栾花”这样的名词,多少有些隔膜。栾树的花,前年8月27日,我在塘西河岸边拍过。那一天,同时拍到的,还有无患子与银杏的果实。

栾树以往在合肥,芳踪难觅。很多年前的秋天,到北京公干,正是天高云淡的日子,无论市区与郊野,常常会碰到高大的树梢上,缀满了金黄的细花与红灯笼一般的果瓣膜,问老北京人,说是灯笼树;问喝过洋墨水的的朋友,说叫金雨树;问林业专家,才知道它的尊姓大名:栾树。近二三十年,栾树运交华盖,到处引种,合肥哪能例外。行道树、景观树,成排、成片、散生,为庐阳秋色,平添色彩。

前两年,我寄居滨湖明珠东村,小区坐落塘西河的西岸,塘西河两岸,树木琳琅,百草葳蕤,栾树亦跻身其间。大凡草木,多遵循春华秋实生命法则,栾树却显得另类,春上发芽迟,春季无花,夏季仍旧不动声色,直到天上的大火星向西下移。蓦然间,从头顶上冒出无数花序梗,狭长的金黄色的花瓣,围绕着艳红的花蕊展开来,秋风过处,花瓣纷落,一如下了场“金雨”。过两天再看,竟然是花满枝,子亦满枝。

栾树属有3个品种,分布于大陆的中部与西南,另有一种则聚居在台湾,习称台湾栾树。合肥引种的,属于栽培变种:九月栾树。而北京的栾树,一年两次开花,夏花绚丽,边开花边结果;秋花似锦,边结果边开花。九月栾树,干脆利落,开花结果,毕其功于一役。

至于那个陌生的名词“栾花”,我终于在《本草纲目》中找到它的对应词:栾华。该书第三十五卷木之二(乔木类)引用苏恭的话:“此树似木槿而薄细。花黄似槐而稍长大。子壳似酸浆,其中有实如熟豌豆,圆黑坚硬,堪为数珠者,是也。五六月花可收,南人以染黄甚鲜明,又以疗目赤烂。”另一部医药书《本经》也说栾华“主目痛、泪出伤眦,消目肿。”这两本书都称栾树的花为“栾华”,这在古籍中是常见的事,“华”即花的雅称。

草木之花甚蕃,花的命名则千变万化。稻的花,叫稻花,“稻花香里说丰年”透着一股喜悦;麦子也是禾本科有花植物,“麦花”就鲜有人提及;杨树的花叫杨花,“杨花落尽子规啼”流露出淡淡的忧伤;柳树的花叫柳花,“风吹柳花满店香”则饱含依依惜别的深情。然而,常人眼中的“杨花”“柳花”,实为杨絮、柳絮,杨柳皆雌雄异株,它们的花,同为不完全花,只有花蕊,不见花瓣,人们一直把它们种子上附着的白絮,当作花来加以描述加以赞叹,如同棉被被称为棉花,而不是“棉的花”本身,此也算是花非花的误读了吧。栾树的聚伞圆锥花序显豁,不易误读,而它的果瓣状若红灯笼,远远望去,灿若秋花,所以常常听见有人傻问:唉呀,一棵树,怎么前后开出两种不同的花?

